

像徐霞客那样

热爱记录，
可好？

每一帧都是热爱。



随手记录并分享。



像徐霞客那样，记录山河。

在我眼里，旅人向来有两种：一种只顾前行，一种边走边记。我属于后者。毕竟，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，出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。

旷世巨著《徐霞客游记》洋洋洒洒60余万字，记录了他30余年的游历见闻。若徐公生于当代，想必也会紧跟时髦，用镜头代替笔墨，以照片、短视频续写他的“万里遐征”。

关于记录

一年『出片』5万张的执念

父母总说我出门像搬家。偌大的背包里塞着20公斤的装备：无人机、型号各异的相机、镜头、灯具、备用电池、存储卡……哦，还有永远不离身的笔记本电脑和自拍杆。他们笑我：“风景嘛，眼睛看了便是。”可我就是忍不住要记录——用镜头、用键盘、用笔，用一切能留住瞬间的方式。

如果说“行摄有段位”，那我大概能以量取胜。从清晨微光中的古城巷弄，到深夜篝火旁的笑脸，只要出门旅游，快门声便成了我最忠实的伙伴。一年下来“出片”5万张？那只是保守估计。

有时记录近乎偏执。去年5月底，在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，当时我站在两米高的“黑风岭”上凹造型，不料突然刮起一阵“妖风”——这是春夏交接时罕见的沙尘暴。短短几秒内，漫天黄土席卷而来，能见度几乎为零，弄不清状况的游客们在街上抱头逃窜，而我，居然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机，点开视频录制键……

然而，我的记录远不止于此。目前，除了攒下一堆数不清的照片、视频，还有几本厚厚的票夹，里面夹着泛黄的机票，以及大袋小袋、来自不同城市的冰箱贴、徽章、IP玩偶，甚至树叶和石头；手机备忘录里还存着上万条零散的文案：

“四川人有自己的‘海’，叫邛海，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等同于阿拉东钱湖。”

“青海天峻的岩羊恐怕是会轻功？刚有五六十只‘组团’在我眼前飞檐走壁。”

……

这些琐碎的痕迹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拼凑出一幅独属于我的旅途地图。

关于分享

从独行者，到社群共建者

作为旅游记者，我常常独自奔走于山川湖海之间。一个人写作，一个人构图，一个人对着镜头说话。这种孤独感，曾是我职业路上的常态。

转机出现在3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在奉化商量岗滑雪场时，随手拍了一段几十秒有趣的视频，没有事先策划、没有精致的运镜，只配文“宁波一男子滑雪震慑全场”。没想到这条粗糙的内容在抖音获得60多万次播放，数千名网友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更意外的是评论区里“藏龙卧虎”：“男主角”的朋友出面认领，装备达人分享选购攻略，甚至还有运动医学专家提醒防护要点。

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社交媒体的力量——它不仅仅是点赞和流量，它能让你表达得到回应。

这种专业互动在小红书平台更为明显。一组标注“小众打卡地”的九宫格照片下，不时冒出摄影达人传授用光技巧；一段3分钟视频里，可能引来地质学家分析岩层构造；一段民俗表演，或能收获非遗传承人的专业点评……这种碰撞让简单的旅行记录升华为知识分享。

更珍贵的是，这些平台让我找到了“同行者”。有专攻vlog的百万粉丝博主，有深耕户外探险的摄影师，甚至还有研究小众路线的历史学者……我们互相推荐拍摄地、分享剪辑技巧，甚至组团踩点。这种圈子带来一种归属感——原来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



快门声与我相伴。



在青海天峻，偶遇山上与山下的羊。

关于收获

从创作者，到行业连接者

热爱在旅途中记录、分享，这种积累让我的职业角色发生了微妙转变。

作为媒体记者，近年最深刻的体会是：传统报道正在与新媒体深度融合，策划推广时，文旅行业越来越多地希望有自媒体的共同加盟。这种变化让我意识到，媒体边界正在消融，而我有幸成为这场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

逐渐地，我构建起一个“文旅内容生态圈”。现在策划选题时，资源对接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：拍古建可以请教教授级大V，制作古道地图有AI爱好者助力，推广美食则可顷刻集结上百位美食博主。这种资源网络，让每篇报道都多了三分底气。

如今我的行囊依然很重，但装的不只是设备，还有无数人的故事和智慧。徐霞客当年孤身走天涯，靠的是过人的胆识和毅力；而今天的旅行者，可以通过连接与共享，走得更远、看得更深。这或许就是当代“徐霞客们”独有的幸运——我们不仅记录风景，更在连接那些发现风景、守护风景的人。

记者 谢舒奕